

春戀

趙清閣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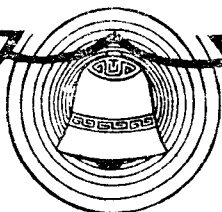


春 戀

著 編 閣 清 趙

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

春戀

全一冊 定價金圓券肆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趙清閣

發行人 蔣志澄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2438)

校整
：：武

滬·本

2/1

春 戀

(四幕悲劇)

時間：

第一幕——民國二十八年秋季某日

第二幕——一月後的一天

第三幕——第二幕的同日

第四幕——又一個半月後

地點：

第一幕——上海霞飛醫院院長辦公室

第二幕——上海霞飛醫院診察室

第三幕——同第一幕

第四幕——同第二幕

人物：

賈曼玲——二十七歲。端莊大方，溫文秀雅。性格恬靜，柔順。心地良善，純真。生

得美麗嫵媚，兩條濃眉下罩着一雙黑黝黝的大眼睛，閃着青春的光焰，也流露些許的憂鬱。

高維克——五十一歲。賈曼玲的丈夫。是一位著名神經系的外科醫生。服務國內醫學界多年，能力學識俱甚優長。爲人冷靜有涵養，仁愛，熱誠。性情固執，剛強。因忠于醫道，辛勤工作，不遺餘力，遂積勞成疾，顯得肌瘦面黃。髮灰白，留一撮短鬚。背微僵僵，顯得蒼老衰弱。也許因爲不太健康的原故，有時不免容易煩躁。

薛思里——二十四歲。坦白，純真，熱情，勇敢。他是一個大學生，激于愛國心，遂投筆從戎。他的相貌英俊漂亮，是一個生氣勃勃之青年。賈曼玲的表弟。

夏雨沙——三十多歲。忠厚，沈毅。健壯，魁偉。高維克的學生，也是高維克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。

甘醫生——三十五歲。外科醫生。

馬小姐——二十多歲。護士。

李排長——二十多歲。受傷的軍官。

阿四——三十多歲。侍役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民國二十八年秋

地點：上海霞飛醫院院長辦公室

人物：賈曼玲

高維克

夏雨沙

阿四

薛思里

佈景：舞台正面上首爲出入門。左面下首爲通休息室門。右面下首爲通診察室門，左上首斜置大寫字台，台上陳設文具，及電話機。右上首置同樣的寫字台，台上陳設文具及打字機。室中置沙發一套。小茶几上置茶具並花瓶，插秋菊數枝。

開幕：打字機「軋軋」地響個不住，賈曼玲正伏首寫字台忙于工作。高維克在寫着什麼，時而托腮撫鬚沈思，時而仰望賈曼玲，臉上又是喜悅，又是不安，顯示很煩亂的樣子。忽然站起來背着手踱步，步勢沈重而錯亂，說明了他心中複雜的情緒。

高（衣藏青色哩嘰西裝。蹣跚少頃，似有隱衷，走向賈曼玲，陰鬱地。）曼玲！

賈（衣棗紅色呢夾旗袍。昂首微笑地應着。）嗯！

高（欲言又止，急轉身，仍舊徘徊，更不安地。）……

賈（很理解對方心情，並不驚奇，溫柔而憐愛地。）怎麼，累了嗎？維克！歇會兒吧！

高（不自然的搖頭。）沒什麼，沒什麼。

賈噢，早晨表弟來電話，說今天要來看咱們。

高（不大耐煩地。）誰？

賈薛思里表弟呀。

高（冷冷地邊走邊說。）你好像很歡迎他來？

賈不應該嗎？你想他既是英勇的戰士，又是咱們的至親。無論爲了國家，爲了私誼，咱

們似乎都應該歡迎他。維克，你難道不愛我的表弟嗎？

高我愛他，對他好像也沒有什麼用處。

賈（站起來走向高維克）不，維克，你愛他，他會感到溫暖的。他是我在上海唯一的親

戚，分別了五六年，今天好客易又見着了，人情上我們不能太冷淡他。況且過去我在北平的時候，舅父待我是那樣的好。

高（有些嫉妬。）我知道，曼玲！我並沒有冷淡他的意思。

賈（稍微不高興，回到寫字台前坐下。）但你每次提起他都好像不大耐煩似的。

高（一時回答不出，頓了頓，涵養地笑了笑。）這是你太多心，曼玲！我因為近來事情太忙，所以有些煩躁。你平時最體恤我的，為什麼今天偏偏要跟我找齷扭呢？噢！曼玲，原諒我些兒吧！當我是一條不中用了的老狗，爲了忠于你；忠于咱們的國家；我想多替你做點事；多替國家效點勞；因此我才把這所私人醫院改爲後方重傷醫院。這程序辦理結束舊的帳目；以及籌劃新的工作；我已經累得快喘不過氣來了！

賈（感動地跑過來抱住高維克。）可愛的維克，你實在太辛苦了！

高（苦笑。）曼，難道我這樣，只能換取你的「可憐」嗎？

賈不。我更愛你了！

高（吻吻賈曼玲的額。）善良的孩子！

（這時夏雨沙拿着一束帳簿上。）

夏（西裝，單白外衣。）老師，這是上禮拜藥房的結算的帳目。（說着把帳簿放在高維克的面前，拘謹地佇立一旁。）

高唔！（坐下去，翻閱着。忽然目光停留在一頁上，不快地。）怎麼，這一張發票存根和帳簿上的入帳不符呢？

夏（急趨前觀看。）不符？恐怕是開發票的人寫錯了吧？

高（氣。）你怎麼知道是開發票的人寫錯了，又怎麼知道不是記帳的人從中揩了油？

夏（畏怯地。）我想，他不敢。記帳的吳先生是一位挺老實的人。

高然而事實上這一筆帳，確是相差五十塊錢呀。

夏那麼讓我去叫吳先生再仔細查看吧。

賈對了，再叫吳先生仔細查看吧。

高（肯定地。）不管怎樣，吳先生應該負責。

夏當然！當然！

（阿四上。）

阿有一位薛先生要見院長同太太。

賈（忙站起出迎。）啊，是表弟來了，維克！

（薛思里已經跳躍而來。）

薛表姐！（熱情的緊握賈手，又向夏雨沙招呼。）夏大夫，您瞧，雖然咱們才只見過一

面，可我已記住了您是夏大夫！（說罷轉身走向高維克笑嘻嘻地。）我的老大哥，你怎麼總是這樣忙呀？

高（瞥見薛思里和賈曼玲親熱的情形，不免嫉妬，勉強鎮靜地欠身和薛握手。）近來過得挺好吧？前方又打勝了仗嗎？瞧你這份興奮。

薛（並不介意，恬然地坐到沙發上，輕鬆地吁一口氣。）嗨，個人倒沒什麼好。不過在

前方確是打了幾次小勝仗。前些天我們收復了楊樹浦海軍碼頭和八字橋以後，因為軍事佔了優勢，接着又向日軍的虹口司令部進攻，敵人逐步自動地潰退。這一役，不但振奮了我們的士氣，而且保證了上海的安全。

（阿四與衆人斟茶後下。這時夏雨沙拿起帳簿預備走。）

高（冷靜而沈鬱地。）雨沙，去告訴大家，我這所私人醫院從明天起，就正式改爲後方重傷醫院了。藥房和普通門診處，一律暫時停止營業。我高維克今後願爲國家盡點義務，我的財產也只能貢獻給國家，可不能任他們隨意的揩油。（說罷把帳簿交給夏雨沙。）

夏是，我就去告訴大家。（拿起帳簿向薛思里。）薛先生，您請坐吧，我還有點事要去辦辦，少陪了。

薛請便，夏大夫！不必客氣。

（夏雨沙匆匆下。）

高（離開寫字台，坐薛思里旁自語。）簡直豈有此理！

薛怎麼，維克，你真的把這所醫院改爲重傷醫院了？

高我還開玩笑不成？我人老了，不能從軍作戰，當然只有替從軍作戰的將士們效點微勞了。不然，既對不起國家，也對不起你這位投筆從戎的表弟！（語帶譏諷。）

薛（認真地。）這樣說，我倒要代表我們作戰的弟兄們向你致敬了！（說罷果然行了個軍禮。）

高（微笑。）這也是我作國民應盡的責任，用不着客氣。

賈（還一直關心着剛才薛思里所談的戰事，所以禁不住插嘴問着。）表弟，聽你剛才談到關於戰事的情形，似乎很樂觀？

薛怎麼，難道你不相信？你悲觀嗎？表姐！

高（冷冷地。）據我看，也實在沒什麼可樂觀的。自從蘆溝橋戰事發生以來，不過一個多月光景先後就失陷北平，天津。如今敵人又在繼續進攻保定，萬一保定再守不住，下去，山東，河南全要危險！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國家前途不堪設想。

薛（沈下臉，嚴肅地。）維克！你剛才不是還說把你的醫院貢獻給抗戰嗎？這就證明你是希望中國不亡！那麼，你為什麼又沒有必勝的信念呢？告訴你，偉大的中華民族，絕不會輕易被一種橫強無道的侵略所消滅。所以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些，看遠些，不可僅計較于目前土地的得失，須知道我們今天並不是閃電式的戰略，而是持久抗戰的戰略，也就是以時間征服空間的戰略。維克，請儘管放心好了。戰爭不過開頭，只要我們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，最後勝利終是我們的。

高（沈着冷靜地。）嘻嘻，思里！我老雖然老了，可究竟不比小孩子，或不識字的人。

所以我知道的也許比你知道的更多些。

薛（不服地。）也許。但那是屬於別的方面，關於軍事，不見得你知道的比我多。由於你剛才所講的話看來，至少你對我們這次作戰的力量還不十分明瞭。所以我要向你解釋一下。

高（辯駁着。）我不明瞭嗎？喔，思里，你太驕傲了！老實講，我不但「明瞭」，而且明瞭得透澈！只是我不願跟人家一樣，專愛發些淺薄的議論，唱些虛偽的高調罷了！（不可容忍地站起來。）想不到你竟然認為我在唱「高調」！照你這樣說，那麼中國根本就不應該抗戰的啦？橫豎是要失敗的，倒不如索興投降好了？

高別誤會，老弟！我的意思是：儘可以一面沈着抗戰，一面還得積極充實力量。光憑着一股子熱血，滿口的空論是不行的。

賈（忙折衷地。）維克的話也有道理。表弟，你們年青人總是火氣大，說話，作事都愛誇張。自然，中國若沒有你們這一羣熱血的新生力軍，恐怕也早亡了！

高（嫉妬地。）嗯！中國確是需要年青的新生力軍支持，至於那些年老的廢物們，除了消耗糧食以外，半點用處也沒有。（站起來陰鬱地踱着，臉色很難看。）

薛（賈曼玲和薛思里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光。）
（走向賈曼玲。）表姐，姑媽近來有信嗎？

賈 沒有信，你們府上呢？

薛 爸爸也到南京去了，已經很久沒有接到他老人家的信了。

賈 希望舅舅能來上海玩玩。我有六七年不見他老人家了。

薛 （天真地坐到賈曼玲的沙發靠背上。）可不是嗎？自從六年前，你離開北平到上海以後，就再沒有去過。我要不是這次戰事發生，出來從軍，恐怕也不能見到你哩！

賈 你現在已經習慣了軍隊生活嗎？

薛 早習慣了。起初長官怕我吃不消苦，叫我擔任一名軍佐，沒多久我就請求實際參戰，從小兵升到排長，不算容易。這便證明了我打仗的能力還不太糟。至少不怕死的精神有。有人說知識份子不能上前線，我簡直覺得是一種侮辱。

賈 都能像你這樣子就好了。

薛 相反地現在我倒不習慣於安適和享樂的生活了。噢，表姐，近來上海還是歌舞昇平，我也真佩服那羣能夠醉生夢死的人，他們彷彿和中國沒有關係似的。

賈 可不是嗎？一天敵人的槍尖不瞄準他們的胸口，一天他們不會覺悟的。

薛 嗨，中國就糟在這羣冷血動物的身上了！

高 （一直不耐煩地傾聽着，幾次要想開口阻止，均未遂。終於再也忍不住了，便很嚴肅地。）曼玲，我想，無論如何你應該在今天把那些藥方請給我打出來，因為我急於要

編彙的。

買 好吧。（連忙走向寫字台前坐下。）對不起，表弟，我們現在不能陪你多談。因為今天一定要把許多事情辦個結束，所以忙的很，你先一個人看看報紙吧。

薛 沒關係，表姐。（從茶几底下拿一份報閱覽。）

（夏雨沙上。）

夏 老師，吳先生說：那一筆帳只有把上個禮拜的進款拿出來對對就可以證明了。

高 胡說！上禮拜的進款不是早用了，買器具了嗎？

夏 （爲難地。）那麼只好叫吳先生賠償了。

高 像吳先生這樣糊塗，怎麼可以負責會計職務呢？按理，管帳的人是不容許弄錯一分一釐的，這次算我倒霉，下次請他細心一點兒。

夏 是。噢，老師，外面有一位患急性肋膜炎的婦人，請您給她看看。

高 我不是已經登報聲明，停止普通門診了嗎？

夏 她說：報上登着說明天起停止普通門診，所以特地今天趕來的。

高 可是今天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呀！告訴他另外去找醫生，我忙不過來。

夏 我也是這麼拒絕來着，但她苦苦哀求，看着也怪可憐的。

買 那麼，雨沙，你就去替她檢查檢查吧。人家既然專誠來了，又是患的急性肋膜炎，怎

好見死不救呢？

夏 可……可是，她一定要請老師……。

高 （不待夏說完，煩躁地。）得！得！我去，我去！你們只知道體恤別人，就從來不曾體恤過我。（向夏雨沙吩咐。）叫她在診察室等我。

夏 是！（匆匆下。）

高 （至寫字台前整理工作，一面唧噥着。）簡直逼壞人！逼壞人！

薛 其實，你可以多請幾位助手幫忙，普通門診還應當保留，因為這樣不但救了傷兵，而且救了老百姓。

高 說的倒容易，我的精力也得夠應付呀！至於請助手，還不是要我自己操心？

薛 這樣講，你的確也不能夠太操勞了。我這次看見你，覺得你的身體已經不如前些時。

高 （傷了自尊，不服地。）那里我的身體一直挺好！（說罷走進診察室。忽又退回。）

配好，曼玲！你的工作必須在今天上午完成。（隨後關上門去了。）

賈 嗨！（看着高維克去後，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。）

薛 （站起納悶地踱着。）明明他不健康，所以對一切的看法也不健康，但他還要掩飾，

強辯！曼玲，（趨前。）我常常想，像你這種生活，是不是快活呢？

賈 （照舊伏首工作，機械地回答。）很快活。

薛 不，我絕不信。你是在撒謊，我看，你一點也不會快活。

賈（仰首笑了笑。）你錯了，表弟！我一點也沒有「不快活」。這並不是撒謊。你想，我成天忙着幫助維克幹這種神聖的醫務工作，有什麼理由不快活呢？特別是以後，我也算間接地參加了抗戰，我將更快活起來了！表弟，你說不是嗎？

薛 是的。就爲了那「神聖的醫務工作」，才把你「忙」得忘記了不快活！不過，曼玲！假如有一天你沒有工作了；你不再忙了；也就是說你的大夫停止醫業了；我們的國家也結束戰爭了；那時候，難道你還能像今天這樣：麻痺地欺騙着自己；瞞哄着別人；硬裝快活，硬忍受不快活嗎？

賈（似被刺激，勉強壓抑着內心的苦痛，沈鬱地。）我沒想那麼多，那麼遠。但是，你應該想得更多些，遠些。

薛（嚴肅地。）表弟，請你不要談這類的話。

賈 我知道你同維克，無論從那方面講，都不是合理的配偶，只是一種牽強的結合。因此明明沒有幸福，你却偏偏捏造幸福，明明並不快活，你却冒充快活。這樣，你不但委屈你自己，也委屈了維克。本來，我不應當講這些話來，撩起你的煩惱，好像有意戳穿你的紙燈籠，而陷你於黑暗的深淵一樣。但是我實在不願看着你長此下去。曼玲，這無異是你自殺，又要殺人？

賈（不以爲然。）「殺人」？嘻嘻！說我「自殺」，我倒還可勉強承認，說我殺人我就不明白了！

薛 曼玲，當真你是不明白嗎？你沒有看出維克已經爲了你們生命上的懸殊，快愛懼得要瘋狂了！

賈（已工作完畢，送到高維克寫字台上。邊走邊說。）那是他自己的事。

薛 可是你有責任！曼玲，同時爲了你這種不合理的犧牲，也快使我痛苦死了！噯，曼，我求你別再這樣下去！你應該自救，救人！曼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拿出勇氣來，說你還愛我，還像六年前一樣的愛我！

賈（回到原位坐下照樣工作。冷靜而鄭重地。）我不能，思里，我不能那麼自私！

薛 可是，曼，我愛你！儘管你瞞着我嫁了維克，我還像六年前一樣的愛你！只要我不死，我永遠都是愛你的。

賈（控制愛情，勉強鎮定地。）那又是你自己的事。但我並不希望你這樣。

薛 不，我也知道你仍舊是愛我的！你的眼睛告訴我：你心裏的矛盾。

賈 卽如我矛盾過，但那只是偶然的。我會用理智克服這「矛盾」。

薛（情急地趨前。）我不懂！一個人爲什麼要故意虐待自己的情感？難道你不愛你的青春？